

真情流淌

刘士卿

从小到大,几乎每一年的春节我都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。特别是小时候,才刚过腊八,我便开始掰着手指头算离过年还有几天了。母亲也会早早忙着置备年货,给我和哥哥赶制新衣。到了除夕夜里,阔大的院子里还会被父亲亮上数盏灯,远远望去,我家的老屋竟也像穿了件新外衣,灿烂夺目。

长大后,我在外面工作,离家虽说越来越远了,可一到年根儿就开始魂不守舍,心里就如同长了草。放了假,不做片刻停留便开始往家奔,归家的心情急切切的。这些年来,对家乡的惦念总是那样的真

笔随心动

邈邈与清恣

余喜华

家乡有句俗语:“邈邈冬至,清恣过年;清恣冬至,邈邈过年。”指的是,如果冬至日下雨,过年时天气会晴好,天晴人们才能打扫庭院,清除屋里屋外蓬壅垃圾,干干净净地过年。反之,如果冬至日晴好,过年时则会下雨,只能邈里邈邈地过年。民谚,是人们长期经验的总结,准确度八九不离十,当然也有例外的。

邈邈,既指环境和个人卫生肮脏、不干净、不整洁,也指人的行为鄙猥,品行不端。清恣,则指为人清白诚实,借指卫生干净整洁。邈邈与清恣是一对反义词,方言邈邈与普通话之间,变音小,都能写准正字;而清恣,方言变音大,有人写作“清壳”,也有专门研究方言者写作“清确”,不一而足,终归与词义相去甚远。

《后汉书·仲长统》说:“又中世之选三公也,务於清恣谨慎,循常习故也。”仲长统,东汉末年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无神论者,著有十余万字《昌言》一书。其主张“人事为本,天道为末”的观点,反对将自然现象和人间吉凶附会起来,强调顺应自然规律,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。认为“信天道而背人事者,是昏乱迷惑之主,覆国亡家之臣也。”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,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卓见。仲长统的主张,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,故而为当时社会所不容。

感恩时分

王珍

此刻,我最最思念的是不能回家过年的亲!他们并非是我出门在外的家人,也与我没有血缘关系。但想到为了我们而不能回家与自己亲人团圆过年的他们,真的格外亲。

因为住院,爸爸不能回家和我们团圆;因为疫情,我们也无法进病房探望。和平日的每一天一样,依然是护工小陶陪伴着爸爸过年。小陶对我说:“你放心,爸爸在医院里很好,也很安全。病房里24小时开空调,天天有人搞卫生,有医生护士值班,住院病人没有一个回家的。”她这是在我吃定心丸:过年,她依然坚守岗位。

说实话,患者或者老人的家属没有一个不担心过年时护工、保姆荒的。我以前一直听好友要娶说,每到年节边儿,花再多的钱也请不到阿姨。小陶,绝对是稀缺资源。

生活让我越来越明白,像

实刻骨。家乡有母亲,有老屋,更有我浓得化不开的情结。对于长大后的我来说,与其说是盼着过年,不如说是盼着那份回家的亲情。

谁料,世事变化无常。先是母亲意外离我而去。母亲的离去一度让我精神恍惚,从老家返城那天,我徘徊在老屋周围,心里默念着:“妈,以后我想您时,就来老屋看您!”然而,我还没从失去母亲的悲怆中走出来,老屋很快便被哥拆了,翻盖了属于他的新瓦房。老屋拆除那天,我没回去,我心里对哥有成见,我觉得他打碎了我心底最后那个关于家园的梦。我当时恨恨地想:从此,我再也不回老家了。

去年春节前,妻问我:“今

年咱还回老家过年吗?”

“妈走了,老屋也没了,回老家干什么?那不是咱的家了。”我的口气生冷。

妻顿了顿,没说什么。可没想到,刚近年关,哥就打来了电话:“弟,哪天回家告诉哥一声,哥好把炕提前给你们烧暖和,老家冷。”我在电话里支吾着:“到,到时候再说吧。”放下电话,我心里一阵难耐,觉得这是哥在得了便宜卖乖。

那几天,我心里一直是闷闷不乐。

最终,我决定回老家过年,是因为嫂子和哥又分别打来了电话:“弟呀,人家过年都回家,还是回来吧,怕冷就少出门,反正屋里有炉子……”



年味渐浓 郭建生 摄

思绪点滴

钟迪良

今年的春节特别早,1月31日是除夕,而且天气也比较暖和,没有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的感觉。似乎自然界也早有了生命的萌动,看到公园内,沿河边的柳、桃、李等树,伴随着春节的临近开始绽放。

那天,和在大兴安岭待过十几年的几位朋友闲谈,他们说:“江南的春节除了比北方暖和许多不用说,好像比北方更接近艺术。”开始我不理解,后来仔细一想,还真有点道理。在中国的文化里,“艺”这个字的本意是园艺,本身就有着对生命扶植和呵护之意。

道家哲学要求:无差别地尊重万物鲜活的生命。宋明理学用“果仁”解释儒学的“仁”,凸现宇宙万物的“生机”,这使得中国艺术更重自然,强调自然本身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活力。

大概是因为春意萌发的缘故吧,似乎忘记自己又老了一岁的事实,反而凭着兴趣,时常翻阅着手机里近阶段的活动图片,竟感觉到有一种生机活力。例如,原定“江南年味”2022长三角嘉年华活动,在我们当地举办三天,我受邀去写“春联”和“福”字,看到现场布置得红红火火、热热闹

闹,还有上海青浦、江苏吴江的各种传统小吃及表演也纷纷展示。另外,在一场“迎新春、翰墨情”文化联谊活动中,我从书画联系到哲学,从哲学联系到人生,从人生联系到生活,感觉到花草山水流淌着生命,并和人类的生命融汇在一起,感悟到了“万物同在”的意义。

平时对于艺术,也是说得少,研究得少,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书法,无论是“中山象”或“甲骨文”,在这个闲适的春节,应该好好舒心临摹和学习,让其艺术再艺术一点,留下一份美好和心灵感受。

我和妻进了屋,室内的温暖驱走了冬日的严寒。顿时,人就变得舒展了,那温暖是从心里溢流出来的。

大年三十下午,我和嫂子

在一起说笑着贴春联、挂吊钱儿,妻和哥在屋里包饺子,侄儿带着女儿玩得不亦乐乎,一家人喜气洋洋,其乐融融。哥和妻原本都是内向的人,可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却也说得挺热乎……我不禁暗自感叹:“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呀!”

节后,我和妻返城时,哥说:“弟呀,你看回家过年多好,还是老家年味浓啊!以后,周末没事想着多回家看看。”

我和妻都点着头。走在路上,我跟妻说:“明年过年,咱还是回老家吧。妈走了,老屋也没了,可亲情是永远也割舍不掉的,这里永远是咱的家啊!”

妻笑了笑说:“你终于长大了!”

百姓故事

我和大师打桥牌

郑杰杰

我习惯在每天早晨去桥牌基地在线(BBO)逛逛,我的目的其实很明确,就是想看到桥牌高手吉米·凯恩(jec)的身影。他的队式赛全开放,总有成百上千的粉丝,是桥牌基地在线最亮丽的风景,也是最生动的教科书。但有大半年时间不大看得到这个亲切可爱的老头。2021年12月29日清晨,美国纽约时间是12月28日黄昏,一上线,我就看到吉米团队的经纪人苏珊的留言:我不相信他已经走了,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通常在北京时间早晨7:00,纽约时间前一天的晚上6:00,是吉米团队的在线交流时间。吉米的赛场,常常是桥牌群星的走秀台,如意大利的桥牌四大天王、美国的桥牌传奇哈曼,以及桥牌界的常青树班尼多·格罗索等等,高手云集。不少桥牌大佬为了赶吉米的比赛场次,通常在凌晨2:00左右开始候场。

一周一次和吉米团队交流,是我们草根的盛宴,像盛大的节日。我作为杭州竞技训练营(HZ_Camp)的组织者,通常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,把队员们一个个喊起来,并再三关照他们检查网络情况。若是速度慢了,要大师们等我们,我认为是最大的不敬。

根本不用赘言,这一天也是我们团队每个人最珍惜的日子,谁也舍不得怠慢。从还没有进入赛场到28副牌比赛结束,我们有旁观者点评。完成比赛后,每个参与队友谈体会,然后开始复牌讨论,会一直延续一整天,甚至延长到两三天。

吉米赛场设置了一个特殊规定,就是允许悔牌。我猜想,一方面,是因为吉米年事已高,且患有帕金森综合征,手不稳难免会点错鼠标;另一方面,别的人也有可能点错鼠标。所以,悔牌是一种人性化的做法。

记得有一次,吉米一直悔牌到前面好几轮,幸亏桥牌基地在线设置了这个功能。他是随性风趣且认真的老人。他会在私聊时,给我们不少有益的指导和建议,这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。他就是一个老顽

微型小说

如此掌勺

翁建飞

翠英前些年进城打工,在从业餐饮服务中掌握了做生意的“套路”,早早地从一名山沟沟的纯朴村姑娘变为餐饮业白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承包了某剧团的一个食堂。食堂经营对内为主,也允许对外供应,菜品按中午三素一荤、晚上两素一荤搭配,对内免费,对外收取15~20元不等的费用。

翠英把生活在同一个村的婶娘接来帮忙,婶娘负责掌勺分餐。上手前,翠英一五一十地向她传授了“动作要领”。婶娘姓陶,五十开外,剧团的年轻人叫她陶阿姨,岁数大一点的称她陶大姐。

有一天中午,陶大姐从厨房间往外看,剧团行政科的赵科长排在一名农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身后,便连忙探出头叫中年人先靠靠边,让团里的人先来。中年人识趣,很自觉地靠边让出了窗口。这时,陶大姐整张脸堆满了笑容,露出半个脑袋,毕恭毕敬地接过赵科长的搪瓷盆;打好饭后,陶

童,有时候也会在私聊框里爆爆粗口如“牛粪”之类的话。

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,从未给我们有高高在上的感觉。跟吉米团队打牌,我们常常输得很惨,大比分落后。但他们从来不会趾高气扬,依然和我们打得津津有味。那种乐观、包容、友善、平和的气度始终与他们同在。要知道,声名显赫的吉米,不仅是代表美国作为队长参加世界桥牌锦标赛(百慕大杯)三次冠军获得者,同时也是美国著名投行贝尔斯登的CEO,一位打桥牌的华尔街大亨。

吉米的谦虚和慷慨也得到了意大利蓝队的知恩图报,因曾在意大利蓝队最困难的时候,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所以,只要吉米一声号令,不管实战组队还是网络组队,意大利蓝队一定第一时间赶到。他们可是桥牌赛场上的神话。

在吉米的赛场上,我们不仅有与世界大咖们同桌竞技的机会,更难得的是,我们还能得到大师的指点、建议。可以说,句句是真金白银。正如我们的队友老毕的感慨:对于有抱负的桥牌爱好者来说,与世界职业高手交手,不枉对桥牌的一场深爱,也不虚度桥牌人生。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,将深深融入血液,流淌在人生的长河中。

虽然近一年没有和吉米团队同桌竞技,但只要有可能,还是经常会上网观摩他们的比赛,那种一种特殊的感受,仿佛自己置身其中。吉米的赛场,确实给了我们这些草根牌手在桥牌浩瀚苍穹遨游的机会。而我们得到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,已然超越了桥牌本身。

吉米·凯恩走了,但他那种真正桥牌人的品格永远在。我相信世界桥坛会给他一个高度的评价和定位。在我心中,他永远是一个值得崇敬的桥牌大师和长者。大师们谦虚、笃实、诚信、宽宏大度等美德,给了我们不少人生启迪,让我们的人格得以提升,这本身也是桥牌文化的真谛……

如今,斯人已逝,但吉米团队依然活跃在桥牌基地在线上,只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南家,坐着的是吉米的夫人帕特丽夏·凯恩。

不少名主持、明星,几乎每一年都在节目现场和全国人民一起过年。我们也会记得在执勤站岗守边关,守护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官兵、警察和在救死扶伤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医务人员,对他们的敬意和感激都是必须的。

当然,我们也会想到电力、水利、环卫、热力等保障着我们日常生活必需的行业,那些为让大家能更好地过年过节而日夜加班加点的工人们;还有飞机、火车、客车、出租车、公交车、地铁等交通运输部门的人,春运会让他们比平时更忙碌。

而像小陶、小叶、小杨们,他们也许都还未被列入生活必需排行榜,但他们最贴近我们生活的种种现实。平时他们很不起眼很容易被大众忽略,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、捧场、点赞。甚至有不少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惠于他们,连一丝感恩的念头都不给他们。他们的每一天就像空气、水一样的存在,只有在特

才会更像过年。

曾经觉得邮递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天使,总是在你望眼欲穿的时候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那封信。高考录取通知单、那个爱你却不敢当面对你说出来的人家买粮油、买菜、买生活必需品等,还天天帮他们倒垃圾,就像钟点工一样。

但如今有了快递、有了电子邮件,许多人几乎忘记了还有邮递员的存在。只有在春节,一些快递停了,但他们一如既往,不管刮风下雨,每天的报纸信件依然及时送到。

听到妈妈在开心地喊“好人来了”,我就知道,是邮递员小杨。他是我父母搬来这个新居时碰到的第一个陌生人,他那一剪春风般的笑脸,温暖了我父母的心。要知道,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人人都会上网、发微信、用手机的……

一说到过年不能回家的人,许多人会想到春晚,想到电视台的主持人、艺人、明星,

每逢佳节倍思亲

小陶这样让我们日常的每一天都能在轨道里正常运转的人,就是我们的贵人、亲人,是不可或缺的人。他们若是回家去过年了,我们的年铁定是无法过好的。

比如,春节留守在岗的物业人员,他们守着小区的大门,定时进行巡视,随时打扫路面、楼道等公共区域的卫生,指定安排车辆停放,业主碰到什么问题基本上随叫随到,让小区里家家户户的年过得安全、祥和、整洁、有序。

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物业的小叶,去年春节作为留守人员的他,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人家买粮油、买菜、买生活必需品等,还天天帮他们倒垃圾,就像钟点工一样。

小叶,是一位做得多说得少的人,天生一张扑克脸,不少人说过他“太严肃”。但我看到过他的笑,那是在他听到“谢谢小叶,你辛苦了”的时候。他的笑带着一丝羞涩,是这个年代、这个年龄少见的羞涩。重点是有小叶们在,过年

大姐又毕恭毕敬地递回去。轮到了中年人,他说:“自己从家里带了菜,只买一盒饭。”陶大姐听闻,立马拉下了脸,“不买菜光买饭的生意谁做呀?你另外去找找吧。”站在窗口张望的中年人本想“讨价还价”一番,却见对方都没正眼看自己,便打消了求情的念头。

又一日晚餐时分,见食堂窗口出现一位身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,陶大姐便问:“要多少钱一盒的快餐?”年轻人回复:“不要荤菜,只要蔬菜和饭就行,价格便宜点。”“荤菜搭配好的,要么不买,要么全部买去。”陶大姐边说边用勺子敲击盛菜的盆子,发出咣咣的响声。年轻人感到对方没给自己一点商量的余地,只好无奈地离开。

空闲下来时,陶大姐端着饭碗走出厨房,与剧团职工同坐一桌。她嘀咕开了:“刚才这个乡下人真是的,只买素菜不买荤菜,哪有这样的中年人本想‘讨价还价’一番几位剧团职工投以一瞥,先是没人附和,后有一人终于忍不住问:“陶大姐,你老家是在农村吗?”